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政實部標註內部記
民府業商川警政登

生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第一卷第三期

此一週

戰事與民生

記者

十月十六日 浙軍抵上海，奉軍先退，孫傳芳通電討張作霖．

十七日 浙軍佔蘇州及常州．

十八日 楊宇霆離寧．

十九日 浙軍佔鎮江，鄭謙離寧．

二十日 孫傳芳抵寧．

廿一日 吳佩孚自岳州抵漢口就聯軍總司令職．

廿二日 孫傳芳渡江督師．

孫傳芳說：『傳芳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楊宇霆說：『寧使人罵我怯，不願以三千萬人生命財產做我勇敢的代價』．說得多麼好聽呀！

米價自十二元八角（十月十五）漲至十四六元角（十九）．

到處關拉夫，和尚也苦，穿長衫的也苦，無職業更苦．

本期目次

戰事與民生 記者
女子的職業 一得
學徒生活 陳思仁
夢囈人（上） 知非
生活消息
財雄世界之美國

女子的職業

一得

這幾年來，女子的職業，平白地增添了許多，形形色色，指不勝數，現在且把所曉得的，約略寫在下面．

屬於高尚的

女子銀行經理．（此席僅上海女子商業銀行一處而已．）

女教員．（擔任教授圖畫手工唱歌等科者為多．）

洋行女打字．（因西洋女子，工資較昂，乃改用中國女子，但不甚多．）

女書記．（近來大學校已有）

女醫生．（女醫生以產科者爲多．）

女招待．（女招待一席．僅綫衣公司，或化粧品糖菓商店有之．）

女夥計．（女子商店，不過四馬路女子模範公司一家，所以女夥計很少．）（杭州城站一帶，女商店，已早有組織．）

屬於工作的

搖湖絲．（搖湖絲以秤絲間女工工資爲最大，打盆的女工，工資爲最小而最苦．）

織布，搖紗，搖黃絲．（山東運來的黃絲，長長短短，不甚整齊，必須在上海重搖．）

搖小絲，揀絲頭，做蛋黃蛋白，揀鷄毛，揀羊毛，揀茶葉．

做髮網，做花邊，揀煙葉，捲香煙，捲雪茄煙，做洋襪，做襪頭．

做新衣，切鞋口，做襪．

糊自來火匣子，裝牙粉，做糖菓（做西式糖菓，創辦者爲沙利文）．

裝雪花膏，釘書，做電燈泡．

刺繡，結絨線生活，做元寶．

其中工資最大的，要算結髮網，做花邊，浦東一帶，在髮網花邊銷美國莊極盛的時候，有好多女工，因此發財的不少．織洋襪，以織絲襪，爲最好．以前襪廠少的時候，織襪的女工，也出過風頭，工資賺得很大，但是現在大不及從前了．此外的工資，大概差不多，每天可賺三四角錢，頂苦的要算揀鷄毛的一般女工了，一天做到晚，不過賺到二角小洋罷了．

屬於販賣的

賣洋線布毛巾，賣鹽，賣鷄蛋鴨蛋．

頭髮換長生薄，賣長錠，賣珠寶，其中生意最大的，當然是賣珠寶的，不過近於三姑六婆一流，有時還要幹不正當的事呢．賣洋線布賣鹽賣蛋的，都是鄉下老太婆．論起價錢來，斤斤較量，很是討人惹厭．

屬於下賤的

喜娘，收生婆，推拿小兒的女郎中．

看香頭，走陰差，捉牙虫算命，剃面，走梳頭，念經婆婆，鴇頭．

以上的幾種．都是能言善辯，靠拍馬屁吃飯，有時還要替人家做媒人，鴇了頭，人家所說的三姑六婆就是這一類東西．

屬於藝術的

女唱書，（卽是瞎媽媽唱彈詞的）女子新劇家，拍影戲的明星，女子灘簧，女子魔術，女子宣卷．

其中以拍影戲爲最時髦，倘然面孔漂亮，她的薪俸一定很大，而且容易做成功明星．女子灘簧，近年生意着實不差，有幾個響檔的，都是多了幾萬塊錢，手上戴滿了金鋼鑽戒指了．女子魔術，究竟要點實在功夫，現在不過施家班做獨行生意．

屬於不正當的

妓女，野鷄，鹹肉莊，磨鏡黨，白螞蟻，放白鴿，販條子．

妓女操業雖賤，但是正正當當，納了花捐，做皮肉生意，一半也是爲貧困所迫，不得已而爲之．至於做蝶媒，販條子的，拆散人家，只知利己害人，這種人眞是殺不可赦．

生活　第七卷合訂本
上卷一册　實價八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學徒生活

陳思仁

青年們的意志，是很容易搖動的，而那學校初次出來到社會工作的，格外容易受挫折，同時熱烈的意志，倏時幾成冷淡，在學校生活時，當然是以愛國救國自居，倘走入商界裏，當然以營業爲目的，什麼救國愛國的論調，不暇顧及了，社會上這樣的人很多，即就我們母校裏畢業同學，在上海商界的很多，碰見的時候，不是說環境齷齪，便是說自由束縛，沒一個是抱樂觀的，誰知學校生活時活潑可愛的人，走入商界裏，竟和病後一般，眞是不解，這篇學徒生活，是述一個同學的經過，但也可代表全體的學徒了。

根兒自從高小畢業後，便到寧波楮行做學徒，他知道讀書是有經濟關係，要謀自立，只得入商，但他怎知道商界裏的種種苦況呢。

商店裏的學徒，形式上並不覺得痛苦，客來捧茶提烟，客去默坐無事，但他却以爲十分痛苦，捧茶提烟，比脚夫負重吃力，默坐無事，比外面跑奔寂寞，見經理尊嚴的面孔，嚇得說不出話來，天天做店裏工作，和社會斷絕，這種枯寂的生活，確是十分難受，這樣過去不到一月，強健的身體，瘦弱得不成人形，從前活潑的精神，那敢在經理前表演出來，於是他便抱著冷淡態度，輕易不肯和人說話，但人們的奇異眼光看來，却不住的贊他少年老成呢，空著無事，本可努力學問，但是商店規矩，不肯利用這空的時候，却喜歡虛度過去，根兒當然也是這樣，夜闌人靜，便是他的流淚時，不住的想脫離商店的計劃。

根兒的母親，是個舊式的婦人，對於根兒的學徒生活，以爲這是謀食的初步，不經這階級是不可的，所以對於根兒的要求，當然是不贊成，幸虧有個親戚介紹他到上海五金店，但仍免不了學徒生活，精神上雖是快活些，但肉體上却受了不少的痛苦。

晨鐘鳴七下，根兒即起身，洒掃房地，拂拭桌椅，便往外面開茶，時學生三五，手携書包，有說有笑，眞有說不出的樂趣，根兒回想一年前的學校生活，却也不減這幸福，曾幾何時，竟做了學徒，倏爾倏混，仍免不了學徒生活，眞是慚愧，想到這裏，忍不住吊下淚來。

茶已泡就，將要回來了，對面跑來一婦人，認識她是舅母，忙縮身躲進一家小店裏，直等著不見，才飛也似的跑回去。

工作既罷，坐在櫈上，以爲早晨工作已盡，可以稍得休息，那知不過五分鐘，只聽見樓上一陣喧鬧，婦人喊叫聲；小孩啼哭聲，便急跑上去，抱着小孩玩耍，好容易才逗引着不哭，可是樓下來喊了，買香烟，倒痰盂，做得沒有休息。

午飯到了，大家忙著搶吃飯，根兒一碗碗把飯盛滿，待坐下吃的時候，樓上的小菜，早已去了一半，飯剛才嚥下的時候，大師兄忙喊著買小菜，只得放下箸碗，飛也似的跑到菜館，等候了好許多時候，才做成一碗豆腐羹，待回來的時候，飯已冷了，只得忍痛受用，飯後揩檯子洗碗筷，種種雜碎的工作。

雙十節停業，人們都得著休息，但根兒却仍是功課般的工作着，夜間有的游大世界，有的往共舞臺，剩下根兒，守著店裏，便寫封信給他母親，信還沒寫成，紙已被淚沁透了。

三更後，他們一個個的回來，根兒一次次的開門，他們都議論紛紛的談話，徐碧雲多麼美呀，馬連良多麼好呀，按目多麼客氣呀，噪得根兒，不能安睡，剛要合眼的時候，便有人在他腿上打一下，原來是叫他到稻香村買栗子去，根兒心裏雖是十二分的不願，但口裏那敢回聲不字，一日夜二四小時，却無休息時，這樣三年，才有人接替那學徒生活，唉，三年三年，不知流過青年多少眼淚呢。

夢裏人（上）

知非

話說北方幾省的地方，五年一旱荒，十年一水荒。種田的人靠着十個指頭辛苦了一年，到末了不是給那火一般的太陽一口氣晒得顆粒無收，便是給那一場大水淹得梗兒都看不見；要是逢着一個年頭，一畝地裏能收着三五斗糧食，糊着肚子不餓，那便要歡天喜地，唱戲謝神了。你猜是怎麼？原來北方的山很多。山上的水冲下來，便自然的成了一條河，九曲三灣的流到海裏去。這些河從山上帶了些沙泥下來，一面流，一面堆在河底上。北方的人知道有泥沙，也不去開通修治，只是在兩旁築起堤來圍着他。泥沙越堆越厚，那堤越築越高。一旦堤破了，那河水便排山倒海而來了。山裏的水是這般；平地上的水呢，也是自自在在的流着，從沒人去管他的。下起雨來，一冲便完了；一時不下雨，那地都晒得開拆。你想這種地方還能種田麼？自然不能怪那些種田的人，年輕力壯的都跑到外鄉尋飯吃，只有老弱的人困守田園，聽天由命。

直隸省寧河縣王家舖地方，有一個種田的，名叫于學文。自小父母雙亡，所幸家裏有祖產薄田六畝，够他養活。他在十九歲上，討了一個妻子，是近村李家的女，也是自小沒有父母的。他們夫婦兩人，只靠着種田過活，別無營業。可是北方素不講究種田，學文又是自小失教的，在書房念書，尚且偷懶，種田更不肯用心。他的妻子雖是勤勞一點，却也做不了多少生活。所以每年收的糧食都不够吃；過着荒年，不用說了。到了學文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生下兩個小孩。人口一多，生計更難。可巧又逢着直隸省大水災，大小五十州縣都被水淹着。大水的時候，學文夫婦和兩個小孩，因爲爬在高處，又經人散發饅頭燒餅充飢，纔得不死。可是這一來，所種的黃豆小米都淹死了。只剩下荒田一塊。他們的命雖沒有送掉，可是天上既掉不下五穀來，白白的守着一塊荒田，遲早總是免不了死的。那時雖有些慈善機關，散發些糧食，給他們吃，這樣待人養活終是個不了之局；就說可以糊到明年再收新糧食，可是今年的本錢那裏來？而且誰能知道明年定是個熟年？要是大家去幫人家罷，這兩個孩子又交給誰？所以他們

想來想去，沒有一條生路可走．心想不如大家一齊尋個死，可是眼看這兩個孩子無端的也跟着死，心裏怎忍？眞是死又不好，活又不能，再傷心沒有了．

有一天，他們夫婦兩人正在傷心的時候，忽然門外來了一個人，嚷道：『于大哥，你又在家裏想什麽心思？你別愁！偺們吃飯的地方有了！』學文抬頭一看，原來是村上的趙二長子．便道：『趙二哥，你眞有趣！又來說瘋話了！你肚子吃得飽飽的，不知道窮人的甘苦．』趙二道：『什麽？瘋話麽？你不信，就罷．』李氏道：『趙家伯伯，你別生氣！你說給我聽．』趙二道：『好！我說給你聽．昨兒村裏張大哥從城裏回來，他說城裏來了一個將官，是江南一個什麽將軍派來招兵的，專收一班年輕力壯的人．初去時，每月給八塊錢，一年半載之後，便要加多．假如打了勝仗，還要升了做官，聽說這位將軍，也是偺們這兒的人，早年出去當兵的呢！你看我們在家沒飯吃，何不去玩玩？』學文道：『眞的麽？』趙二道：『誰騙你的？今兒早上，這兒村上不是去了好幾個麽？都是張大哥去說的．他們得了信息，還不肯告訴人，怕人多額子滿了呢？』學文聽了，定神想着．李氏道：『當兵得打仗．我們種田人，只會使鋤頭，不會使槍，不是去送死麽？前日我家屋後攢出一條長蛇，他拿着扁担去打．那知蛇頭只一抬他倒嚇得一個踉蹌，幾乎跌下來、你看我們鄉下人還能打仗麽？』趙二道：『這我倒不怕．你家于大哥不去我可去了．』說罷，起身便走．學文拉着他道：『容我想想．』停了一會，說道：『打仗也是死，坐在家裏也是死，與其坐着等死，不如給人打死到痛快．要論起眼前來，一個月有八塊錢進款，從前做夢也想不到．趙二哥，我想和你去的好．』說罷，回頭對李氏道：『你看呢？』只見李氏嘆了一口氣，眼淚已從臉上流下來了．

當下趙二約好學文，第二天早上一同去投軍，告別去了．李氏替他丈夫整理換洗的衣服，學文也去預備零用物件．這時李氏想到打仗時那種血肉橫飛的樣兒，不知怎樣可慘，他丈夫這番不知能否仍舊好好的回來，重敘家庭之樂，不由的一陣心酸，眼淚便如雨一般的流下來．學文倒來安他的心，可是看見兩個孩子，慌着叫媽叫爹，眼睛也不住的拋淚．這樣夫婦二人着實淒涼了一晚．到第二天，趙二一到，學文便硬着心腸和他一齊去了．

學文去後，李氏越覺淒涼，日夜盼望他丈夫的音信．那時只是秋末冬初，北方早已結了薄冰．這兩個小孩，不是鬧冷，便是鬧餓．眼看種麥時期已過，沒錢買種子，又沒人幫扶着種田．正是悲傷的時候，忽然村上的鄰居王老兒從鎮上藥店裏帶來他丈夫的一封信和四塊錢．忙請村裏的教書先生一看，原來是他丈夫到南京已一個多月，現在在第六師十二旅二十三團一營二連一排當兵；長官因爲他識字，升他做個正目，每月有八塊錢，可是要自起伙食；還好每天除早上和飯後操練操練而外，無事可做，不比在家苦做，終年不閒；而且現時並不打仗，一切都很平安．李氏聽他說罷，纔放了心．那兩個小孩，看見他爹

寄了洋錢回來買飯吃，也歡喜得亂舞亂跳．

自此以後，學文每到關餉，總要寄錢回來．李氏拚着十個指頭苦做，一連幾年靠天的福，收成都不十分壞．因此境遇漸漸好些．他便常想再過六七年，手裏有點餘錢，便可向人家租一點田，找他丈夫回來種田，免擔心思．學文當兵在外，因爲家裏這幾年收成好，並不十分記家，再加飽食煖衣，一事不做，久而久之，却不願回去再過那苦生活了．

這樣快快活活的過了六七年．不知怎的駐防南京的那個元將軍，和駐在上海的那個林將軍忽然翻了臉，大家要火併了．他們本是劃定了地界的．一聲要開仗，各人便把軍隊都開到邊界上去．那元將軍手下有精兵十萬，外加山東，河南，安徽，湖北這幾省的兵都來幫忙．所以沿那邊界，北自瀏河，南到青浦，一二百里之內，都是紮的元家軍隊．後面崑山一帶，還有大隊人馬紮住，他們除步，馬，砲，工，輜而外，江裏有軍艦，天空有飛機，幫着攻打．安排妥當之後，那元將軍親自前來督戰，馬頭到處，全軍齊呼萬歲，聲如雷動．眞是烈烈轟轟，好不威武．

這時學文得了這個壞消息，嚇得魂夢不安．他早知道那些機關槍，開花彈，地雷，電網等等新式殺人的傢伙怎樣利害，又常見車站上有許多的打傷的兵陸續的運回來．那些兵，有的是手脚給炸彈炸斷了的；有的是肚子給槍子打通的；有些是破臉的；有的是斷指頭的．一個個血肉糢糊，面無人色，叫爹喚媽，呼天喊地．還有些巳死的軍官的棺材，也是三口五口的運來，上面寫着幾師幾旅幾團幾營軍官某某字樣．官大的棺材厚些．他想：『我們當兵的運早總免不了和這些受傷的一樣．要是天老爺不保佑，怕死在荒田裏，屍首還沒人收，要留着喂老鴉呢！』他心裏一痛，淚珠直拋．同營的人，有打過仗的，走過來勸道－『刁大哥，你眞沒有見過世面．俗語說：有命不怕家鄉遠．彈子也是長眼睛的，沒命的纔會死呢．你怕什麼呢？你想偺們一個月靠他幾塊大錢來養家活口？還要好幾月拿不着；等到發起餉來，又是七扣八算，一層一層的剝削．要是偺們不乘個機會去撈一把，那不是白當了一世的兵麽？昨兒營長對偺們演說，不是恭喜偺們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教偺們快快給大帥出力麽？你不知道，凡是大兵打下一個地方，兄弟們順便向老百姓借借，是不禁的．他說恭喜發財，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是當營長的人，不好公然說出一個「搶」字罷了．』學文聽了他們的話有理；又見還沒有開拔的消息，也稍微寬心了．　（未完）

生活消息

財雄世界之美國

據美國稅務機關布告；一九二四年份，美國人繳納所得稅最多者有四人；爲洛克佛綏氏納稅六百二十八萬八千金元，福特汽車廠主人亨利福氏納稅二百六十萬零二千金元，卡維尼氏納稅一百六十七萬七千金元，馬幹氏納稅五十七萬四千金元，卽現任大總統古律氏亦納稅一萬四千金元云．